

一个有为青年为何“依附阉党投靠清廷”，死后被写入《贰臣传》？ 看孙之獬泰山题刻，别有一番滋味

□张漱耳

青年举人 泰山留名

孙之獬(1591年—1647年)，字龙拂(音bì)，号毅叟，济南府淄川县大庄村(今隶属淄博博山区白塔镇)人。獬，来自神兽“獬豸”，传说是一种能辨别忠奸的独角兽，这原本包含着家族对他品行期许，哪承想后来却污点缠身，走向反面。

孙之獬出身当地名门望族，人称般阳(汉时淄川)世家。明清时期出过八名进士，家族若文墨底子不厚，大抵不会以此字为名。

孙之獬祖父孙光辉官至翰林，父亲孙昇与孙之獬均葬于大庄村南孙氏墓园，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与子之墓均遭破坏，现仅存两通石碑，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孙之獬经历了“十年寒窗”苦读，于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秋到济南贡院参加乡试中举，时年24岁。此次乡试淄川县六人同科中举，时称“六举人”。公布之日，恰逢县里一座新桥竣工，知县王时和一并设宴庆贺，并将新桥命名“六龙桥”。

孙之獬泰山题刻是他于万历丁巳年(1617年)夏天留下的。他出资请当地石匠选择一处较为平整、坚硬的崖壁，将自己的书丹摹写于上，依墨迹逐字刻出，共计8行54字：

“孙之獬安得黄冠住此，倦听松风，饥嗅松香，死埋松间，再发一枝虬干，来凤凰桓(榭)也；古淄龙拂父题。万历丁巳夏同徐灵哉、萧纯、王萧、期庆游。”

大意是：孙之獬何能头戴黄冠(隐士之冠)安居于此，疲倦时聆听松林间风声，饥饿时嗅闻松树清香，死后埋骨于松林之间，让松树再生一枝盘曲的枝干，招引凤凰栖落也。

在落款所注的那个夏天，还有四人陪游。分别是徐灵哉、萧纯、王萧和期庆，皆为明末清初山东刚刚冒头的年轻文人。但后来只有徐灵哉活跃于文坛，其余湮没无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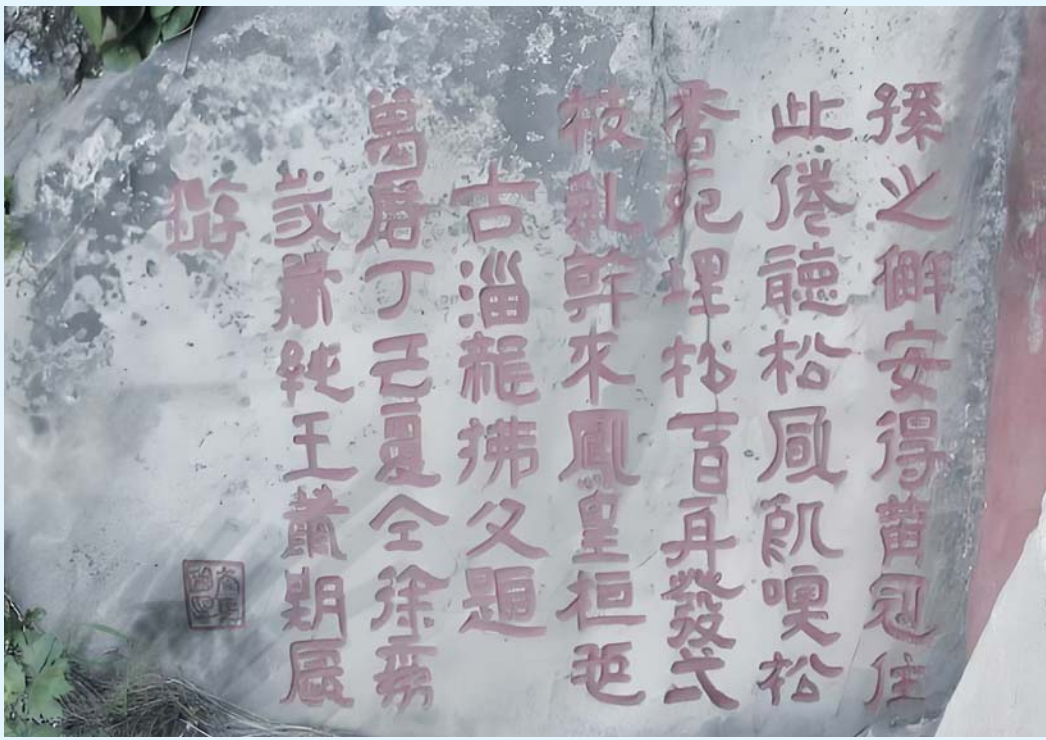
该题记位于泰山玉皇顶东北方的后石坞景区，具体位置在元君庙门口正南方、面向乱石沟方向的一片崖壁。高约85厘米、宽约93厘米。

从书法角度看，归类隶书，然字形扁方的特点不甚突出，结构谈不上严谨，笔画均匀、大小一致(包括落款)而无变化。印章也差，虽然一方面有石匠的原因，一方面也在于原印并非上乘。

但从内容上看还不错。作为一段具有浓厚文人气息的游记，融合了写景、抒情，还寄托了他的隐逸之志。倘若其胸怀一直如此，他会是怎样的一个孙之獬？起码不会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罪人，可惜历史不能假设。

总之，孙之獬这篇早年题刻，与他后来仕途钻营、趋附权势的人生轨迹形成强烈反差，看罢令人别有一番滋味。

据省第四次文物普查统计，泰山景区摩崖刻石多达1277处。其中历代文人官员占比不小，他们或抒发感怀，或记录游历，展现了不同时期的思想内涵与书法艺术。臧克家的诗说“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”，那些在泰山刻石的人肯定也是想借此不朽的。但是，他们的名字固然会传于后世，是英名是恶名可就难说了。比如博山籍的明末降清“贰臣”孙之獬，其泰山刻石依然受到系统性保护，可他究竟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，就只能任由后人评说了。



孙之獬泰山题刻

中年进士 选边站队

按照大明中举三年方可参加进士考试规定，孙之獬泰山题刻之后的进士科考却因皇帝登基缘故，延迟了七年后才开考。天启二年(1622年)二月，进京春闱，如愿以偿考取进士，年龄已经31岁。三月，天启皇帝主持了殿试排名，孙列三甲第二百一十五名。三甲属“同进士出身”，他的名次一般，但足以说明，本年科考竞争相当激烈。

作为跨万历、天启两朝考取的进士，孙之獬初选翰林院庶吉士。这不是一个正式官职，相当于现代社会的“见习生”，后授检讨。其间父亲病故，回家丁忧丧假，期满归来迁侍读，此职同检讨都属翰林院，品级仅八品。

孙之獬骨子里有强烈的腾达愿望，令其急功近利，寻求政治投机。时大宦官魏忠贤结党营私，权倾朝野，人称“九千岁”。孙之獬为了尽快戴上更大官帽，押“宝”阉党。天启七年(1627年)，他利用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一职，主动示好魏忠贤“五虎之首”的崔呈秀，将他的草包儿子崔铎运作为举人，他因此入列阉党成员。

孰料这年八月，天启帝在宫中玩耍，从船上跌落水中，虽被捞起，却受寒染病，病情急剧恶化，当月二十二日驾崩，年仅23岁。其弟朱由检即位，朝中形势急转直下。新帝下令清算阉党，焚毁其文献《三朝要典》，魏忠贤也在被贬途中自尽。

站错了队的孙之獬反应慢

了半拍，未知确信，居然怀抱《三朝要典》到太庙痛哭，声称焚毁对先帝不孝，他要上奏新帝为之作序。孙的行为被指极端谄媚，为士林所不齿，也激怒了崇祯，诏令“削孙之獬籍”，遣还淄川老家。

这以后，孙之獬赋闲在家近二十年，主要以乡绅身份，教授子孙族人读书。

崇祯末年，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，孙之獬内心充满了矛盾。一方面惧怕起义军，一方面又怨恨晚明，怀有说不清的希许。所以当李自成的队伍侵扰淄川，他曾散尽家财，训练地方武装，率众守卫县城。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原文：“明末寇氛四起，城守之役首任其劳，以故淄城危而获安”。而当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建立大顺政权，孙之獬又毫不犹豫地投靠大顺，重返政坛，获授翰林院职位。大顺政权仅存月余就树倒猢猻散，孙之獬立刻逃回老家。

变脸太快 为人不齿

清军占领北京，稳定压倒一切，大力起用明朝官员。孙之獬曾率众保卫淄川抗击过李自成，山东巡抚方大猷于是荐其入仕清廷。

与崇祯有怨的孙之獬欣然响应，屁颠屁颠再返北京。他带全家剃发留辮、改穿满服、妻女放足，节操碎了一地。这一猛料是在他人传记里顺笔带出的。《清史稿·冯铨传》有记：“铨降后与之獬，若琳皆先薤发，之獬家男妇并改满装”。

其时清廷剃发令发布于半年

之前，因汉人强烈反对，已近乎废止。但他又重新拾起，以不折不扣的遵从，博取清廷的好感。果然，十一月，就如愿换来升职，当上了服务皇帝的官员。《清史列传·贰臣传·孙之獬传》：“大猷奏其事，召入京。十一月，擢礼部右侍郎，赐鞍马”。

由于变脸太快，孙之獬竟成了朝堂之上一个尴尬的存在：汉臣视他叛逆，耻与为伍；满臣视他异类，不屑同列。他夹在满汉文武大臣之间，进退失据，羞愤难当。

为改变被满汉大臣排斥之窘境，他居然上疏摄政王多尔衮：“陛下平定中国，万事鼎新，而衣冠束发之制，独存汉旧，此乃陛下从中国，非中国从陛下也。”

多尔衮看罢感慨：“降臣里还有这么懂我的人！”于是，顺治二年(1645年)六月，多尔衮以小皇帝顺治的名义，重启了剃发令。限定十日之内，天下剃发留辮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，违令者斩。

剃发令重启点燃了反抗的烈焰，江南尤甚。人们坚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，对剃发置若罔闻。没承想，清廷这回一律回应他们大屠杀。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就发生这阶段。一番惨无人道，有骨气的汉人都被杀光，活着的都是顺民了。中国男人的装束，由此改变。

失去底线的人，终将被反噬。孙之獬没想到，他在朝堂的状况并未因此改善，相反更为糟糕。但他回不了头了，只好急清廷所急，自请赴江西招抚，打压前明宗室，镇压抗清势力。此行清廷授以兵

部尚书衔。

由于恨他的中国人太多，赴江西后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。如他依据情势加授了两个副将总兵官职，从而招抚成功，却被人搞来搞去功变成过，最终成了当朝者一枚用完即弃的棋子，又一次被开除回家。罪名见《清实录·世祖章皇帝实录》卷二十八：“革招抚江西尚书孙之獬职，永不叙用。以其招抚无功，擅加总兵官职衔，任意市恩故也。”

隐居柿岩 未得善终

顺治三年(1646年)，55岁的孙之獬身背骂名回到淄川。说来这是他进士后第几次往返故乡了？四次都不止了吧？多数不光彩，可以说无脸见人。最后这次，他很自知，一到家就与家人寻找隐居之地。几天后，便带老婆、丫鬟、侍从悄无声息离开了淄川城，只把行踪告知了最信得过的人。

这时，清廷对他还不放心，差人扮作化缘和尚，查访其行径。查至大庄村，族人孙廷铨连夜差人报信孙之獬。孙得信随即西迁，来到博山县城郊西南十华里的歪嘴山西部，一个地处沟底、唤作柿岩的地方。这里山旷谷幽，花美林奇。孙之獬一边暂且住下，一边筹建石庙，并吩咐众人有来打听地名的，就回答“和尚坊(房)”。不日，果有化缘和尚循迹而来，由于早已嘱托，他打听到“和尚坊”后，以为孙之獬真做了和尚，掉头回京禀明皇上，称孙在青州府“和尚坊”出了家，朝中才无人再谈及孙之獬。

然而，清廷放过了他，汉民却给他记着账。顺治四年(1647年)九月，山东高苑人谢迁领导的反清起义军攻克淄川，将孙之獬居住城里的4个孙子绑起，遣队伍到孙之獬隐藏的地点，将他及家人绑来，谢迁当众宣布罪状，义军对孙之獬用锥子遍身刺出孔眼，插上猪毛，骂道：“我为汝种发！”然后当面将他孙子全部处死。孙之獬义愤填膺，叫骂不绝。起义军手法残忍，用针线封住其嘴，将他活活肢解而死。鲜血淋漓中，惨叫声响彻淄川街巷。这段史料来自乾隆版《淄川县志》。

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他的《北游录》则记：“(之獬)为土寇所执。土寇骂之曰：尔贪一官，编天下人之发；我当种尔发。锥其颊，插发数茎。惨死。”

孙之獬长子孙珀龄，时为工部给事中；次子孙琰龄，人在外地，二人均躲过家难。乱事平息后，孙琰龄没走仕途，一直在家守着诺大的祖业。其间常与蒲松龄等玩玩文学。《聊斋志异》就有不少相关孙家二公子的文字。

孙之獬惨死后，山东巡抚张儒秀为请恤呈吏部核议。但顺治帝采用侍郎马光辉的建议，没有给予孙之獬任何旌表和抚恤。

唉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！还没完呢。乾隆朝两度编纂《贰臣传》，孙之獬名列《贰臣传》乙编69人中第30顺位，继续蒙羞。